

现代外国 哲学

XIAN · DAI · WAI · GUO · ZHE · XUE

10.

主 编：汝 信

副主编：李惠国 姚介厚 袁澍渭

编辑组：沈恒炎 罗嘉昌 徐友渔 周国平

人 民 出 版 社

5.9.

目 录

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刘放桐 (1)
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	陈鼓应 (24)
海德格尔与西方哲学的危机	叶秀山 (70)
哲学释义学, 还是意识形态批判? ——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	张汝伦 (89)
人类社会生物学 ——一种探索人类本质的新模式及其哲学意义	张博树 (113)
胡塞尔论“生活世界” ——兼评“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涂成林 (137)
胡塞尔主体际性理论评述	高 地 (153)
现象学本体论的几个重要范畴 ——海德格尔和萨特论事实性、时间性和超越性	李光程 (166)
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若干问题	傅海健 (181)
再评萨特的《影象论》及其两种存在观	魏金声 (203)
萨特“批判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交互关系” 规律述评	高潮泽 (218)
论狄尔泰的历史主义	李 莉 (246)
试论齐美尔的历史哲学思想	苏国勋 (262)
重视语言——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徐友渔 (284)
关于“指示”与“指称”	牟 博 (298)
关于弗雷格意义观的几个问题	江 怡 (330)

〔书评〕

对《狱中札记》中译本的几点意见 罗 兰 (341)

〔名词解释〕

实在 江 怡 (351)

〔资料选登〕

真理的传说 让·保罗·萨特 (360)
潘培庆译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Contents

Pragmatism: A Revaluation.....	<i>Liu Fangtong</i>
Nietzsche's Philosophy: A Reassessment.....	<i>Chen Kuying</i>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Crisis of Western Philosophy.....	<i>Ye Xiushan</i>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r Ideological Critique? The Gadamer—Habermas Debate	<i>Zhang Rulun</i>
Human Sociobiology: A New Approach in Search of Human Essence.....	<i>Zhang Boshu</i>
Husserl's <i>Lebenswelt</i> and Phenomenological Marxism.....	<i>Tu Chenglin</i>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Intersubjectivity.....	<i>Gao Di</i>
Some Basic Categories i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i>Li Guangcheng</i>
Some Remarks on <i>Sein und Zeit</i>	<i>Fu Haijian</i>
Further Comments on Sartre's <i>L'Imagination</i> and Its Two Conceptions of Existence	<i>Wei Jinsheng</i>
On The Law of <i>The Unity of Opposites</i> and <i>Reciprocal Relation</i> in Sartre's <i>Critical</i> <i>Dialectics</i>	<i>Gao Xiangze</i>
On Wilhelm Dilthey's Historicism.....	<i>Li Li</i>
Toward an Appraisal of Georg Simm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u Guoxun</i>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A Major Aspec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Philosophy.....	<i>Xu Youyu</i>
On Denoting and Referring.....	<i>Mou Bo</i>
Some Problems about Frege's Conception of Meaning.....	<i>Jiang Yi</i>
* * *	
Book Reviews	
Some Remarks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otes in Prison</i>	<i>Luo Lan</i>
* * *	
Philosophical Terms	
Reality.....	<i>Jiang Yi</i>
* * *	
Selected Translations	
The Legend of Truth.....	<i>Jean-Paul Sartre</i>

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刘 放 桐

〔内容提要〕 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我国哲学界过去对实用主义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反面理论。这是不客观的。本文从几个方面对实用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纳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纳为诡辩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重新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其他哲学流派作出公正的评价，而且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也有某些启迪。

一、为什么要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是认为过去对实用主义所作的评价有片面性，把实用主义当作了一种纯粹的反面理论。重评不是企图全盘肯定实用主义，更不是为了宣扬实用主义，而只是主张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原则的区别，实用主义的不少理论的确是片面的、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但是，实用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社会基础和作用上，都是很复杂的，其中不仅

有合理的、积极的因素，甚至也包含可资我们借鉴的因素，因而将它们全盘简单否定显然是不妥当的。

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必然影响到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评价。实用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哲学流派，它与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不少哲学流派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代美国著名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当代美国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即逻辑实用主义，英国语言分析哲学、想象学，存在主义，同实用主义“在性质上是协同一致的”，这四种哲学“每一种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实用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范围之内的中心问题之一……这四种运动各自表现的关注，实用主义者都分担了”。^① 这种说法是否有褒实用主义贬其他流派之意，暂可不论，但实用主义与这些流派在理论上相通这一点却确是事实。因此，如果对实用主义采取简单地全盘否定的态度，又怎能谈得上对其他流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呢？值得指出的是，在现在西方哲学各流派中，实用主义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流派，至少不是最保守的和反动的，如果对实用主义全盘否定，又怎能谈得上对其他哲学流派作出包含着某种肯定的评价呢？

实用主义早已不是现代西方的时髦哲学流派了。但它在西方各国的实际影响并未有多大衰退。至于在中国，在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影响的领域最广、程度最深，甚至时间最长的，当首推实用主义。如果说在专业队伍以及某些爱好者以外，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大部分流派所知甚少的话，那么，对于实用主义，大部分人（至少是思想理论界）并不陌生。人们往往按照对实用主义的评价来估量其他哲学流派。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长期存在着“左”的倾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对待实用主义上的过左

① 莫利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英文版，1970年，第148—149页。

态度的影响显然是原因之一。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当然也有积极成果，但由于基本上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对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场运动在我国形成了一种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左”的模式，长期以来，这种模式在我国哲学界几乎起着支配作用，至少在评价实用主义上起着支配作用。从那时以来，我国哲学界发表和出版的评价实用主义的论著很多，但突破这种模式的论著少见。我自己近几年来在谈论实用主义时虽然已感到这种模式不实事求是，也企图能有所突破，但终因种种顾虑而未敢迈出大步。

对于我国哲学界在评价实用主义方面所存在的“左”的倾向，应当有历史的态度。实用主义在中国和在美国所发生的影响显然有着较大差异。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是同时传入中国的，二者一开始就处于对立地位，而且这种对立与我国不同阶级在政治上的对立直接相关。从五四时期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开始，反对和批判实用主义，不仅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取得支配地位的重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势力取得政治上的胜利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在评价上出现一些“左”的偏向，也是不难理解的。而且，五四以来胡适等人对实用主义的介绍也并不全面，这也促使人们对实用主义难于有所肯定。在我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对实用主义作了大量批判，实用主义已不再成为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支配地位，更不成为威胁我国革命成败的力量以后，“左”的倾向仍未得到克服，有时在政治的干预下还有所发展，因而未能对实用主义作较全面的、客观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全面地、客观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对于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极为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思想文化领域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也提出了进行改革的迫切要求。改革需要“引进”,“引进”不仅是经济的、技术的,也包括思想文化的。哲学当然也包括在内。正是改革的客观需要促使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现在出现了难得的宽松、和谐、融洽的局面。这种局面为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全面的、客观的研究,引进值得我们借鉴的成果。也正是这种局面使我们可以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在对实用主义的研究中能打破过去“左”的模式,那它将促使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二、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

认为实用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时代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哲学,这在我国哲学界曾一度成为定论。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翻译出版过美国哲学家哈利·威尔斯一本批判实用主义的著作,书名就叫《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这种观点曾被普遍接受。在许多人心目中,实用主义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从实用主义盛行于帝国主义时代,从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实用主义以及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利用实用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观点不是毫无道理。我们过去的失误在于往往把这种观点绝对化,不加具体分析,而必然导致与客观事实相背离。

就实用主义产生和形成的背景来说,不能简单地说它只是适应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哲学。美国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詹姆士和杜威是在

帝国主义时期活动的，他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可说是适应了当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不少美国政治的上层人物，垄断集团的代表们公开承认他们信奉实用主义。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詹姆士、杜威的理论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至于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他提出实用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美国并未进入帝国主义，就更不能说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就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的政治态度说，也并非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例如皮尔士主要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活动的，对政治过问不多。他之提出实用主义，主要是当作一种科学方法，即在科学实验中使概念清楚明确的方法，并无使之适应某一阶级私利的意图。杜威把实用主义运用于广泛的社会政治领域，其中有的言论的确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更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呼声，例如他反对垄断制度和极权主义，强调民主自由。

美国实用主义产生和流行有着多方面的背景，它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密切相关，有人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要由欧洲移民构成的美国资产阶级的轻视传统、崇尚实际、鄙弃抽象的空论、强调有效的行动，反对守旧，鼓励开拓的精神。这种说法虽有些过头，但也不无根据。不管怎样，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行绝不能仅由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来解释。更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象任何其他哲学一样，除了阶级根源外，还有其他根源，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在讲到美国实用主义的背景时指出了如下四点：“1. 科学方法在十九世纪所享有的威望；2. 当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力量相应的上升；3. 生物进化论的流行；4. 美国民主制理想的流行。”^①许多实用主义者以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经常把实用主

① 莫利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英文版，1970年，第5页。

义说成是体现了美国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哲学。这与莫利斯的说法大体一致。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之所以曾被许多人接受并发生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不纯粹是消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和“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有相一致之处。

现代西方社会是存在着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哲学应该作阶级分析,但是,不能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哲学毕竟是一种离物质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远非仅由某一阶级或阶层、集团的需要所能充分解释。无论是对于实用主义或其他什么西方哲学流派,生硬地套上一顶阶级帽子都是不妥当的,需要我们作具体分析。就实用主义来说,它既有适应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内容,也有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派要求的内容,还有超出资产阶级狭隘的利害关系范围之外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认识和科学进步要求的内容。因而无论是把哪一点绝对化而忽视其他都是片面的。

实用主义是不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呢?当然是。因为实用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有的实用主义者(主要是当代的实用主义者)还有不少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是,如果象过去那样认为实用主义始终同马克思主义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似乎实用主义的攻击目标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就错了。从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提出其基本理论的思想背景来说,他们都主要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而是针对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唯心主义,詹姆士和杜威都是从背叛他们原来所接受的理性派唯心主义的立场而走上实用主义道路的。他们在提出和论证自己的理论时,还与当时理性派的唯心主义的代表英美绝对唯心主义者进行了论战。詹姆士、杜威等人之用实用主义来反对和取代理性派唯心主义,主要不是象我们过去常说的那

样是为了更好地反对唯物主义，而是因为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不符合当时已取得重大成就的实证自然科学，特别达尔文进化论的精神。因此，也不能象我们过去那样认为他们仅仅是抛弃以往哲学的优良传统而走向反动方面，而毋宁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进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反对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上，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原则区别，但也未尝不存在某些共同之处。

在评价各种现代哲学思潮时，我们必须抛弃曾长期被采用的这么一个逻辑：不是属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便是属于反动资产阶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便是反马克思主义，不是进步就是反动。对于实用主义不能如此地评价，对其他流派也不能如此地评价。

三、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

实用主义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这在我国哲学界已是得到公认的说法。实用主义者象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新实证主义者一样，拒绝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第一性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不了了之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们的哲学则以经验所及范围为限，而经验超出心物，主客对立之外。因此他们宣称自己的哲学是超出唯物和唯心对立之外的中立的，或者说第三条路线的哲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种所谓中立的、第三条路线的哲学当作是隐蔽的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实用主义也正是由此而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曾把马赫主义当作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从直接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显得牵强，甚至不尽符合客观事实。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实用主义者的哲学观点

虽然归根到底可以归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围，但从直接的意义说，他们都不是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包含某些自发的或者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因素。

先看看皮尔士的观点。

皮尔士一生在哲学观点上变化较多。他早年不是实用主义者，晚年超出了实用主义的范围。就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提出和发挥实用主义的时期来说，他的观点也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作为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他从来就没有象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一样认为整个世界仅仅是个人的主观经验或旧主观经验派生，从来就没有否认在个人经验以外还有外在的世界存在。他同其他实用主义者一样接受了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应当反对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笛卡儿从普遍怀疑出发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所构造出来的形而上学体系），认为应当把全部哲学建立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依据经验研究和判断一切命题。只有可以用科学的观察方法（即经验方法）来证实的概念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概念。但是，他又明确指出他不同意一般实证主义笼统地反对形而上学的作法，而认为经过用科学方法加以改造以后，形而上学还是可以保留，他由此要求建立一种既与传统哲学不同，又与一般实证主义不同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其中包含了实在论。在皮尔士的实在论中，既有与把一般概念、共相当作实在相关的柏拉图主义因素，又有与把人的主观感觉（不仅包含色、声、味等经验性质，也包括人的各种主观感受）当作实在相关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但与此同时，他又肯定苹果、桌子等等具体事物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唯有这种具体事物才是现实的存在。他把实用主义当作是一种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的基本假设则是：“存在着现实事物，它们的特点完全不以我们对于它们的意见为转移。这些现实事物按照永恒的规律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能够通过讨

论来确定事物实际上和真正是什么。每一个人只要有充分的经验和思考，就可得出同样真实的结论。”^① 尽管皮尔士在解释什么是现实事物的问题时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例如他往往把事物使人产生感觉的实际效果当作是现实事物存在的证明，从而把人的感觉当作事物存在的标准，而这在一定条件下（或者说归根到底）可以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就直接的意义说并不如此，因为皮尔士在此不是把感觉当作纯主观的东西，而肯定它们是由外部世界刺激人的感官所引起的。

在实用主义者中，詹姆士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几乎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著名的意识流学说和彻底经验主义一直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其实，实际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先从他的意识流学说谈起。

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是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提出来的。但它同时具有明显的哲学意义。詹姆士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认为人的心理意识活动依赖人的机体的生理活动。他反对把意识活动神秘化，认为它们是人的大脑的功能，相应于大脑的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他具体地考察了大脑的多种状态怎样决定心灵的状态，并反对将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割裂开来的二元论。他在论及自我概念时，认为自我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都以人的生理活动为基础，他一再强调人的意识不能独立存在。例如他在《“意识”存在吗？》一文中明确地说，“意识是一个无实体的空名，无权立于第一本源的行列中。”^② 尽管詹姆士对意识的解释有种种缺陷，但他显然是不赞成主张意识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的。他也正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来提出和发挥他的意识流学说的。然而我们过去评价他的意识流学说时却恰恰撇开他再三强调

① 《皮尔士文集》，第5卷，英文版，1934年，第38段。

② 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英文版，1922年，第2页。

的这个重要前提。

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是他在反对所谓构造主义心理学中所提出的。后者是洛克、休谟以来的心理联想主义传统的继续,其最大特点是用原子主义来看待意识活动,即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彼此严格划分的原子性的“观念”或“知觉”的总和。各种心理现象和事实即是根据联想律由这些原子性的“观念”、“知觉”构成。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的,它肯定人的精神意识世界是不间断的,是一道不可分割的流。詹姆士在具体论述这一学说时,指出意识(思想)具有如下五个特征:1. 意识总是属于个人,既不属于这个人,又不属于那个人的纯粹意识是无法证明的;2. 意识永远是变化的,总是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永远不会静止于某一点;3. 意识总是连续的,没有间断,没有裂痕,没有分离状态,意识不是彼此衔接的链条,而是不断的流;4. 意识必有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对象,意识总是关于不以它为转移的对象;5. 意识总是有选择性的,总是与人的利益、兴趣相关。詹姆士认为,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本身是一个混沌的,没有区分的,绝对连续的世界。至于作为人的意识对象的东西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注意采取世界这一部分、撇开其余部分而构成的。

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当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例如,他往往把意识的选择性夸大了,以致认为意识的对象出于意识本身的创造(尽管不是凭空创造),这的确将引向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唯意志论。他在强调意识的连续性(不间断性),流动性时忽视了其间断性和相对稳定性,这将陷入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往往通向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詹姆士是在首先肯定意识是人的大脑的功能,不是第一性的存在这个前提下来谈论意识流的,他并未企图把外部世界本身当作是出于意识的创造。他所说的意识的创造只是意识对象的创造,而意识对象是处于人的意识

之中的对象，不是客观的对象本身。同样一个客观事物在不同的人的意识中，由于这些人的注意和兴趣不同，便成了不同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对象本身因此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不能从直接的意义上说詹姆士的意识流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和唯意志主义的。

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是由他的意识流学说演化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意识流学说是他的彻底经验主义的科学根据，彻底经验主义是他的意识流学说的哲学论证。关于什么是彻底经验主义。我国的有关论著已作过不少具体介绍，不需要过多引述了。我们过去说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并带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以致唯意志主义色彩。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是可以的。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中所说的作为一切经验对象来源的纯粹经验指的正是意识流(他有时称为“感觉的一种原始混沌”，“主观生活之流”)，它不是一种精神实体，不是本源性的存在，而是人的大脑的活动、功能。第二、彻底经验主义强调哲学和科学的对象均是经验对象，均以纯粹经验为素材，但这并不等于说外部世界本身是由纯粹经验构成的，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在此虽未明确肯定，但更没有否定。如果考虑到詹姆士肯定心理意识活动(意识流)受生理活动的支配，而生理活动是一种物质活动，那么他实际还是肯定了经验以外的世界的存在。不过是没有把这个世界当作哲学的直接的对象。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对象的总是人化了的世界，即经验世界。总之，不能把彻底经验主义简单地归为纯粹唯心主义。

与詹姆士相比，杜威在哲学上的客观性更明显一些。杜威也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自称其哲学为经验自然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他的经验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否定经验是客观对象的主观映象)。但也应看到，在杜

威对经验的许多直接论述中，他往往企图避免主观唯心主义。例如，他在《哲学光复的必要》一文中反对把经验看作是纯粹主观的、心理的东西。而认为它是客观世界进入人的行为遭遇里通过人的反应所引起的变化。一句话，是客观和主观相互作用的结果^①。他在《实验逻辑论文集》中甚至标榜自己与“实在主义”一致。因为他承认在人的经验和思维之外还存在着“无理性的存在”(brute existence)这种存在是由思维发现的，“但绝不是由思维或任何精神过程产生的”。^②在《经验与自然》中，他固然强调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即认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离开经验去谈论自然。但他的意思主要是指在认识论范围内自然不能离开经验，人类认识所及的自然总是他们经验中的自然，离开经验，自然界就不能作为人的认识和行动的对象而存在。因而他认为正是人的经验为人创造认识对象。当然，离开自然界的第一性这个基本前提来谈论经验和自然的连续性是错误的，但这也并不等于说杜威认为经验成了造物主，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出于经验的创造。他只是认为作为认识和行动对象的东西才是经验的创造。至于在认识范围以外是否有自然界存在，他并未否定，有时甚至还承认自然界存在于经验之外，认为应当把经验同自然区分开。例如他说：“经验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被经验到的并不是经验而是自然——岩石、树木、动物、疾病、健康、温度、电力等。”^③当杜威谈到人类经验产生与环境、自然界的关系时，他有时甚至承认后者是在先的。他认为经验是指有机体(主体)和环境(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以预先存在着生物有机体以及生物有机体所依赖的环境为条件。他说：“没有一个忠实于科学的结论的人会否认

① 参见杜威：《创造的智慧》，英文版，1917年，第7页。

② 杜威：《实验逻辑论文集》，英文版，1916年，第35页。

③ 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4页。